



布

什连任后,对其中东战略进行了调整,以新的思维推进大中东战略。这就是打着“自由民主”和“反恐”的旗号,整合中东,清除美国所谓的“暴政”和“专制”国家,促进大中东地区国家的“民主改造”。在保持绝对战略优势的情况下,美国的战略推进会取得一些成果,但也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和挑战。外来高压客观上使“大中东”地区国家面临巨大转型,转型期内各国内部和地区局势面临的动荡又对美国形成更大牵制。国际社会对美国中东“新思维”的前景正拭目以待。

旧桃新符的“新思维”

一、政府新任期对外战略初步成型,“大中东”继续是其战略重点。综合布什在就职典礼、国情咨文、访问欧洲以及政府班底建设等的表现与特点可以看出,布什政府认为,在价值观上强力推行“民主自由”、在地缘政治上借“反恐”排除“暴政”,两项内容并行不悖,相辅相成。当前美国的政策表达和行为方式有所调整,有所“软化”,但这些姿态更多是美国为摆脱当前面临的一些困局服务,为其继续少说多做、推行单边谋霸战略服务。而新保守主义的进攻性主张并未受到冷落,在全世界推广“自由和民主”不过是美国谋霸战略的理想主义外衣。从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阐述可以发现,美国将继续借“推进反恐”等

理由,大张旗鼓地在大中东地区强力推行美国概念下的“民主和自由”,以清除“暴政和恐怖”的滋生土壤,促使穆斯林国家建立“民主政体”并减低穆斯林民众对

而屈人之兵的模式推而广之。

三、根据局势发展调整方式,强力推进大中东的“民主改革”。布什第一届任期内着重“反恐”并初倡“大中东民主计划”,新任期内将更坚定推进该计划。布什在2005年2月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指出,美国必须负起责任,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支持中东各国的“民主化”进程。布什多次强调,从摩洛哥到巴林、伊拉克再到阿富汗等国家已经出现改革的动向和实践,并高调希望埃及和沙特带头进行“民主”改革。他指出,“自由和民主”既是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,

也是重要手段;在包括巴勒斯坦、黎巴嫩、伊拉克、伊朗在内的整个中东,推进国家内部的民主将促成国家之间的和平。为减少该地区国家的逆反心理,美国将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,适当调低调门,软化推行方式,淡化从外部强加色彩,适当注意与地区国家当权者进行沟通。

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差距

布什中东战略“新思维”,其目标太大,内容太广,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种种差距,因此,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力不从心和欲速不达的窘境。

一、推行民主改革将遭遇或多或少的暗中抵制。美国将在推进“中东民主改革计划”方面取得一定成果,大中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国家不会选择与美国直接对抗,但在做配合美“民主化”战略

布什中东战略 “新思维” 的理想与现实

杨鸿玺/文

美国的敌视。美国将在坚持既定战略目标的前提下,适当调整中东战略推行方式,注重软硬实力相互结合,增加利用多边合作、外交施压的分量,慎重使用武力。

二、多管齐下,推进“反恐大业”,推翻美国的敌对政权。从地缘方面看,美国将想方设法稳固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,巩固“反恐”成果,努力维持巴以局势稳定,推动中东和平发展。在此基础上,布什还会采用各种方式,争取在其任期内拔除伊朗和叙利亚等所剩不多的敌对国家,达到从地缘上掌控中东,使大中东地区一统于美国的目的。所以,美国将继续利用诸如黎巴嫩的所谓“雪松革命”等事件,抓住时机强力介入中东地缘政治,整合地区国家,推动“民主”效应和浪潮在中东地区蓬勃发展,或借机在一些国家实现和平演变,或将对利比亚不战



姿态的同时,将伺机强调改革的自主性。如美“民主改革计划”过于激烈和急迫,将势必引发地区国家的政局不稳,危及当权者利益,而引发当权者的间接抵制。尽管一些民众欢迎美国推行“民主改革”,但大多数民众不满其政府对美妥协退让,近年来民众的反美情绪有所上升。考虑到伊斯兰文明固有的稳定性和信徒的虔诚信仰,美国如急于强力推行改革可能引发反美国言行的反弹;伴随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对立与纠纷不断积聚,美国中东战略推进将面临长期障碍。

二、有关伊拉克重建和巴以和谈的实质问题难以解决。伊拉克政治派别的权力分配问题不容易消除,在基地组织和反美武装的不断袭击下,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非常严峻,伊拉克过渡政府正式组建、过渡议会制定宪法、再次举行大选等环节尚面临诸多变数。在美国的强力介入下,巴以双方达成停火、恢复接触,而巴以之间的领土划分、耶路撒冷地位、难民回归、定居点拆除、水资源分配等实质问题并未取得突破,继续推进和谈非常不易,双方各自的激进或强硬势力将不时破坏和谈,巴以局势发展的脆弱性随时会显现出来。巴以谈判的时间期限也突显紧迫,而目前进展与计划的设定目标和巴方要求相去甚远。实际上,美国更看重巴方的“民主改革”,而不会根本改变袒以政策。

三、巩固“反恐”成果但继续“反恐”难以获得支持。除澳、日、英等国支持美国“反恐”尚坚决外,“反恐志愿者联盟”的许多成

员立场动摇,继续考虑从伊拉克撤军。意大利自从本国记者和特工人员被美军无端袭击后,也有意撤军;法、德等欧洲国家虽答应从外围配合美国行动,但拒绝派兵。而截止6月,驻伊美军死亡已达1700余人,从某种意义上说,美军在去留问题上陷入两难。美国虽在许多问题上有求于联合国、欧盟和北约,但在稳定伊大局、支付巨额支出和兵力保障方面,最终还要靠美国自身,这将掣肘其中东战略总体推进。为彻底消除“恐怖土壤”,美国将继续以“反恐”为名,寻求推翻伊朗和叙利亚政权;但在此问题上,美国更难获其它国家的拥护和支持。美国自身对叙伊两国采取行动也不得不谨慎从事——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影响很大,使美投鼠忌器,在控制伊拉克政局方面有求于伊朗,况且伊朗实力也超过伊拉克数倍;叙利亚虽相对弱小,但叙以、黎以谈判并未了结,对叙行动处置不当将冲击美国的中东促和政策。

四、相关重大外围因素也牵制着美国的战略实施。近年来,俄罗斯与美国在东欧、外高加索、中亚、中东地区展开激烈争夺,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一刻也未放松,引起俄罗斯的警惕和强烈不满。俄寻求在伊朗核问题、叙黎局势发展等方面与美国展开讨价还价,牵制美国的行动。今年2月以来,欧美关系虽暂时有所修补,但双方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战略分歧。与美国的中东战略紧密相关的东亚局势发展也对美国形成有力制约,使其难以兼顾平衡。阿拉伯国家态度的两面性以及国际社

会的态度也对美国形成一定制约。

美推进中东战略的有利方面

一、伊拉克的时局发展离不开美国因素。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来,尽管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持续紧张,但美国利用自身的超强实力和伊拉克普通民众思定的心理,继续主导伊拉克局势发展。伊大选相对顺利举行后,伊各政治派别虽在权力分配方面存在分歧,但美对伊拉克的政治进程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。美国目前正从财政、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加大力度,支持和推动伊拉克重建,在伊过渡议会、过渡政府组成和未来制宪进程等方面谋求发挥关键影响。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韩国等盟国以及一些“新欧洲”国家表示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,欧盟国家也答应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有限合作。

二、撮合巴以和谈取得进展。阿拉法特去世后,美国大力支持的阿巴斯赢得巴勒斯坦大选后,美加紧斡旋促使巴以首脑在埃及举行2001年以来的首次重要会谈,双方达成停火;美国还极力支持巴自治政府进行民主改革,强调要为此拿出3.5亿美元。与此同时,美还在拆除定居点等问题上适当向以色列施加压力,要求以配合巴改革和建国计划;3月1日,由英国主办的支持巴勒斯坦“民主改革”会议,进一步从外围为支持巴勒斯坦改革造势,巴以首脑同意近期访美;在巴以和谈恢复的带动下,加之黎巴嫩发生和平演变,客观上对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和平有利,实际上也



增加了叙利亚在和谈问题上的压力,对美国和以色列而言这是有利的。

三、美国的所谓“民主改革”推进有所收获。2004年正式公布大中东民主计划后,许多地区穆斯林国家的当权者感受到美国的压力和决心,尽管他们内心抵触,认为这可能危及自身的统治,反对外来强加给他们的改革,但在客观上又不得不作出姿态,采取一定改革措施。美国在阿富汗、巴勒斯坦、伊拉克推行的民主改革取得进展,黎巴嫩局势急剧演变符合美国的战略设想。叙利亚从黎全面撤军,美国进而谋求支持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治反对派。埃及允诺在总统选举方面进行改革,沙特试行地方议会选举,两国还积极配合美国的有关对叙、黎政策以及中东和谈政策。在美国大力推行“民主改革”和地缘围堵的情况下,叙利亚和伊朗显得相对孤立,美国已经把两国周围的伊拉克、黎巴嫩、伊拉克、土耳其、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海湾国家等国逐步连成一片,并力求为其所用。

四、一些所谓“敌对国家”相继对美国妥协或为其所演变。经过几年的威逼利诱,利比亚和苏丹两个美国长期敌视对象已经对美国妥协,并基本与美国保持合作。曾是“恐怖分子”大本营的阿富汗已被美国改造。叙利亚为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,不断做战略退让,但美国仍步步紧逼。伊朗在被迫做背水一战打算的同时,仍谋求与美国接触和谈判,避免战争发生。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外

围环境变得比较有利,美国已在外高加索、东欧地区取得战略优势,并以软硬两手积极向中亚国家进行渗透,成功鼓动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于3月下旬推翻了阿卡耶夫政权,白俄罗斯和蒙古政局随即也出现一些不稳迹象,中亚其它国家也在观望之中。面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和推进决心,今年2月以来,俄罗斯与伊朗、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结盟显得有些势单力薄。

美在推进中东战略中将 “知难而进”

美在推行中东战略“新思维”时,尽管面临诸多困难,但美仍将从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文化等方面多管齐下,继续推进“反恐”,大力推进该地区的“民主改革”。

一、进一步稳定伊拉克局势,继续介入并促进巴以和谈。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,美国并不瞩目的本土什叶派崛起已成必然,美国必须面对这些现实,在继续保持对伊控制权的同时,着手处理与伊各派的关系,适当放权、推进“伊人治伊”,建立伊“民主政府”架构,并视情况发展决定美军部署。

二、在巴以问题上,维护巴以局势基本稳定。推进巴民主进程符合美国大中东战略,美国将从外交、经济、政治等方面继续加大支持巴自治政府力度,敦促其加快民主改造,打击“恐怖组织”;在不根本改变偏袒以色列的前提下,向以政府施加一定压力,要其配合巴以和谈和推进巴“民主改革”。为减少阿拉伯世界的逆反情

绪,美国将以间接推动为主,而继续让埃及、约旦等国走上前台。

三、灵活调整“反恐”部署,锁定下一步打击目标。推进“反恐”是美国推行“大中东民主计划”的重要一环,为震慑地区国家、全面控制中东国家、整体配合“民主改革”,美国借“反恐”谋求推翻敌对政权的决心不会动摇。叙利亚整体实力相对弱小,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,则可从地缘上彻底孤立伊朗。鉴于目前叙、黎形势发展对美国有利,美国将首先重点对付叙,迫其从黎巴嫩撤军,削弱其战略屏障,并视情况发展决定整治方式,或争取民主演变模式,或争取利比亚模式,或直至军事打击。但美国同时不会放松对伊朗的高压,在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朗问题上,美国会比较慎重,很可能采取对付前南联盟时的“外科手术”式打击。

四、谋求出现大中东“民主改革”大潮。美国将在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巴勒斯坦等国“民主推进”相对顺利的基础上,借黎前总理哈里里遇害之后黎国内局势的发展,加大力度支持其国内反对派,在继续对叙利亚和伊朗保持高压的同时,寻找切入时机支持两国内部的政治反对力量,试验“和平演变”模式;为实现穆斯林世界“民主改革”的整体突破,美国将按照既定规划,恩威并用、加大向埃及、沙特等地区大国施压力度,敦促其带头推行政治改革,带动大中东地区“民主改革”全面推进,形成美国心目中的“民主改革”和“自由传播”浪潮。

(本文责任编辑:刘万镇)